

北京户口

王昕朋◎著

好看
小说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京户口

王昕朋◎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户口 / 王昕朋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171-0411-7

I. ①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6734 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90 毫米 × 930 毫米 1/16 印张 10.75

字 数 116 千字

定 价 2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411-7

目录

1 北京户口

63 胡老板进京

111 刘大胖进京

北京户口

北京“成长杯”中学生外语大赛颁奖会在一阵欢快的音乐声中闭幕。一等奖获得者刘京生还没离开座位，就被几个记者围住了。好在她这几年多次在市、区一些比赛中获奖，也当然多次遇到过记者围人这样的场面，虽然不能像一些明星大腕在记者面前那样从容自若，应对如流，但也不慌张，不结巴。一位和她比较熟悉的记者说她不仅知识水平提高了，就连应变能力也增强了。

刘京生的妈妈大胖手捧鲜花，早已等候在门口。刘京生一出门，她就兴高采烈地迎上前，搂着女儿亲了一口。与大胖同来的还有刘京

生熟悉的孙姨、陈开阳大姐、她的好朋友陈北阳。陈北阳也扑上来拥抱她，祝贺她。

刘京生的爸爸刘文革的面包车已停在台阶下边，紧挨着还有一辆挂军牌的奥迪车。刘京生上车后才发现，孙姨和陈开阳、陈北阳都上了那辆奥迪车。原来，那辆奥迪车也是来接她的。刘文革不太善言谈，从看见女儿从会场出来那刻起，只是不住地笑。媳妇骂他是猪，猪也会哼哧几声，你连猪也不如！他还是笑，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就拍拍女儿的头，摸摸女儿的脸。刘京生丝毫不怪爸爸。相反，她觉得爸爸无言的爱，比妈妈的喋喋不休更深重。

你这是第三个市级大奖啦，可以推优了！刘京生的妈妈从小叫大胖，现在还叫大胖，不过多了些叫她胖姐、胖姨的。大胖手里拿着女儿的获奖证书，反过来看倒过来看，真正叫爱不释手。

她说，女儿读高中可以进个好学校了，四中、八中、实验中学，哪个不得抢我闺女。我闺女还得好好挑一挑呢！

刘京生说妈你不懂别装懂。那儿所学校都在西城，我们家住的是海淀。大胖说海淀也有名校，人大附、北大附、清华附……咱不着急，和你爸慢慢商量报哪个。说完，又得意地笑了。

妈，孙姨和陈姐、北阳都去咱家呀？刘京生问。

大胖说闺女傻，咱去酒店！你孙姨的老公，还有一大帮子朋友在等着给你祝贺呢。刘京生说我累，想睡觉。大胖批评女儿不懂人情世故。人家为你摆酒席祝贺，你要是不去像话吗？刘京生说我又没让他们摆酒席，是他们自己想摆的。要不，你们去吃，我和北阳去吃麦当劳。大胖说人家还不都是为你高兴？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顶了起来。

大家纷纷过来给刘京生碰杯，祝贺她获奖，“女状元”、“小明星”之类的赞美之词不绝于耳。

刘文革还是笑。家常便饭，习惯了。

酒店的包间里，摆着大大小小十几瓶鲜花和花篮，仿佛一片花的海洋。每只花瓶和花篮上边系着红色飘带，写的全是祝贺刘京生、恭喜刘京生之类的词句。屋子里等候的人们见刘京生进来，一起鼓掌围上前。这些人有她熟悉的，也有她没曾谋过面的，但表情都像经过排练一样，热烈的笑容，热烈的掌声，热烈的祝贺……让她感兴趣的是陈开阳身边那个开奥迪车来的男人。那个男人是个秃顶，秃顶上边几道皱褶像用利刀刻上去的，看上去比陈开阳要大十几岁。他是陈开阳的男朋友？陈开阳怎么交了这么个男朋友，有意思。她想。

酒宴开始，大家一致让刘文革讲几句主持词。你女儿获了大奖，你不讲谁讲？刘文革推辞不过，端起酒杯，磨蹭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，高兴，干了！说完，仰起脖子一饮而尽。于是，大家纷纷过来给刘京生碰杯，祝贺她获奖，“女状元”、“小明星”之类的赞美之词不绝于耳。陈开阳拉着那个开奥迪车的男人一起走到刘京生身边。她给刘京生介绍说，这是你本家，也姓刘，刘处长，你管他叫刘哥就成。

刘京生叫了一声刘哥，心想，处长是个多大的官啊？她不时看一眼那个刘处长。刘处长很能喝，而且很豪爽，不论和谁碰杯都是一饮而尽。他喝酒与别人不一样。大多数人喝酒是端起酒杯把酒送进嘴里，然后咽下去，喉结处会动一下。他则是仰起脖子，张开大嘴，端起杯子往嘴里一倒，酒就全进去了，好像没长喉结。严格地说，他不是喝酒是吞酒。刘京生每看他喝一杯酒，就忍不住偷偷一乐。这丫是在表演！他说话的气派更大，一张口必先提首长。首长说了，首长讲了，首长喜欢，首长喝酒……首长是你们河南老乡，口音跟你们差不多。

首长给我说过，小刘你个狗日的别不把老子放眼里。你的事你亲戚的事你朋友的事，大事小事恁恁事，老子都给你包了！

啥叫“恁恁”？孙姨是地道的北京人，和大胖一起在官园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，两人处得像亲姐妹。她说刘处长你丫这是哪儿的土话，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，是人话吗？

大胖赶忙扯了一下孙姨的衣角，低声说你弄啥呢？人家可是处长。孙姨大大咧咧，你们外地人怕官，我不怕。我就问问他丫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大胖一时也找不到“恁恁”两个字的准确解释。刘京生经常听爸爸妈妈说老家话，就对孙姨说，孙姨，我给你当翻译吧。“恁恁”用数学解释就是最小最小。孙姨听完，对刘处长说，再说土话，罚酒！

大伙在一阵欢笑声中又举起了杯。

中国人设宴喜欢找个名堂。但是，上了酒桌，几杯酒过后，那个名堂或者说主题很快就会被冲淡，代之是天南海北，古今中外，官场民间，新闻旧事……一开始，刘京生是酒桌上的主客，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她获奖和中考的主题。孙姨夸完刘京生又夸大胖培养了个好女儿，说大胖做生意和照顾家庭两不误。接着，有人给大胖逗乐，问她这么辛苦怎么不见身子变瘦，老刘哥每天都保证你的营养充足吧？一阵哄堂大笑之后，话题就顺其自然地转到男人女人之间的事情上，官园批发市场哪个男的和哪个女的好上了，哪个省的高官因情人的事败露落马了。刘京生不习惯这样的场面，就给陈北阳使了个眼色，以上卫生间为借口走了出去。两个人到了大堂，找了张沙发坐下，说起悄悄话。

陈北阳和刘京生是同年生人。她们出生时，两家还都住在北五环

与北六环之间城乡结合部、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村子里。陈北阳的父亲和刘京生的父亲同在一个建筑队里，老家在河南睢阳是同一个村，到了北京又住在同一个村。两家的来往比较多，孩子之间的交往也就多一些。不过，刘京生刚到上学的年龄时，刘文革已自己单独干了，带着家也搬离了那个村子。所以，刘京生和陈北阳上学不是在一个学校。每年过节老乡聚会，或者逢上哪个老乡家婚丧嫁娶办事时，两人才能见上一面，平常就是在网上聊聊天。

那家伙是开阳姐的男朋友呀？刘京生问。陈开阳出生时，她父亲在开封打工，就给她起了个开阳的名字。中间一个开字代表出生地开封，后边一个阳字代表籍贯是睢阳。后来，陈北阳在北京出生，她爸给她起的名叫陈北阳。陈北阳当然明白刘京生说的是刘处长。她看着刘京生满眼的困惑，先是点点头，很快又摇摇头说，说不清。反正爸妈不管我更不管。她爱是老公是朋友。接着，话题一转，问刘京生有没有交男朋友？你人长得漂亮，学习成绩又好，是学校里的校花，我不信没男孩子追你。

刘京生问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

陈北阳说真话假话骗不了我。我是火眼金睛，能从你的眼神看出真假。她说着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在刘京生鼻尖上轻轻点了点，目光却从刘京生的衣领直往下边和里边溜。她想摸刘京生的胸时，刘京生跳起来躲开了。你干嘛？要流氓？

陈北阳追上去抱着她，狂笑着说，我这是刚学到的检验方法。你的鼻子如果不坚挺，就说明和男孩子做爱了。刘京生摸了摸自己的鼻尖，你骗人！她趴在陈北阳身上闻了闻，你用香水了？陈北阳一撇嘴，

陈北阳一边抹口红，照镜子，一边又问刘京生谈没谈男朋友。

咦……这有啥，你没用香水，可是你妈用。不过你妈用的牌子和陈开阳的不一样，陈开阳用的是纯正法国货，你妈用的是国产货。

刘京生想说什么，张张嘴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两人言归正传，说起了中考。陈北阳说话无遮无挡，脱口而出，你连续拿了三个第一，肯定能推优。我没法子跟你比。刘京生问她测验的分数，她说就我那破学校，老师走马灯一样地换，水平又都不咋样，学生能好哪里？刘京生不知怎么安慰她，假装低头看茶几上的时尚杂志。一阵唏嘘声引得她四下张望，看见大堂的屏风后边，一对男女正拥抱在一起接吻。她一眼就认出女的是陈开阳，男的是那个刘处长。她用胳膊肘儿碰了碰陈北阳。陈北阳说我比你早看见了，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，不抱不亲才不正常呢！

刘京生说真稀奇了，你姐不是和肖祥哥好几年了吗？陈开阳不屑一顾地说，肖祥大学毕业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没考上公务员，又没有关系进不了大企业，在一家小公司打工，连北京户口也没弄到。刘京生说不对吧，大学毕业还弄不到北京户口？陈北阳说大学毕业现在还算高学历？你没听人说在北京大街上随便丢块砖就会砸着一个博士硕士。肖祥在小公司一个月收入两千多一点，至今还住在老出租屋里。我妈没意见，我爸不同意。肖祥那点工资，在北京十年二十年也买不起房。我姐跟着他喝西北风？

陈北阳说着说着，打开了随身带着的小包，拿出小镜子和口红。她先是要帮刘京生抹口红，刘京生拒绝了。刘京生说我没用过那玩意儿，也不想用。陈北阳一边抹口红，照镜子，一边又问刘京生谈没谈男朋友。刘京生说你又来了是不？真话告诉你，我没闲心搭理那些男

孩子。你是不是谈男朋友了，要不怎么对这种事上心？

陈北阳点点头，谈着玩呗！刘京生轻轻给了她一捶，这还能玩？陈北阳脸上浮现一层愁云。她说我烦。一个字烦，两个字太烦，三个字特别烦，四个字……刘京生说得了得了，什么事让你这么烦？陈北阳唉声叹气，你住在城里边又上好学校，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处境。学习根本就学不进去。刘京生心想，这陈北阳变了，一说学习就满面愁容，一提男女之间的事就兴致勃勃，你谈恋爱再有能耐，中考时也不能加分。

这时，陈开阳看见了刘京生和陈北阳，大声冲她们嚷嚷，京生你怎么躲这儿来了，大伙还得给你敬酒呢，快回房间去！

这顿饭从十一点半一直吃到两点半，花了整整三个小时。刘京生不知是劳累还是心烦，上了车就闭上眼睛睡了。

再过两个月就是你十六岁生日，到时你也中考结束了。爸爸妈妈给你办个像样的宴会。大胖说。

二

刘京生一连几天都很累。班里为她开庆祝会，学校里为她开表彰会。她白天上课，下课还要参加补习班，回到家匆匆忙忙喝口水就伏案做作业，几乎没有空闲。大胖比她还忙，今天这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上门祝贺，要摆酒招待；明天那个刘文革生意场上的朋友摆酒庆贺，不能推辞。忙点累点，她倒没有怨言，相反还觉得其乐无穷。在她认识和交往的河南老乡中，自己的闺女最有出息，当母亲的怎不发自内心地自豪？让她头痛和心烦的是女儿不听话。她拉着女儿赴宴，女儿

不仅不高兴，还一堆牢骚和埋怨，勉强到了酒场上，不是旁若无人地抱着书看，就是一言不发低着头吃菜。她想给女儿买几身新衣服，一来作为对女儿的奖赏，二来把女儿打扮得更漂亮点，女儿死活不愿意跟她去逛商场。她急了，说女儿几句，女儿马上反驳，说她想累死她。每到这时，刘文革就会站在女儿的立场上，批评她“强加于人”。

花开总有花落时。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两周后，刘文革接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，让他和妻子到学校去一趟，谈谈他女儿中考的问题。一路上，他在反复想这个电话会给他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大胖骂他是猪脑子。这不明摆着，咱家闺女有今天的好成绩，还不是马老师教得好。她看咱当家长的没点表示，不高兴了呗！

刘文革说你扯淡，人家马老师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。

大胖又说那肯定是找咱商量咱家闺女上哪个学校的事。我告诉你刘文革，咱家闺女要去就去最好的学校。大不了咱再掏个三万五万“择校费”。

一上车，大胖就拿出化妆盒。她先是给头发上喷了点发胶。然后又要抹口红。她的化妆盒里光口红就有四五支。她问刘文革抹什么样的口红？刘文革两眼盯着前方，连看也没看她一眼，顺口说了随便两个字，让她心里很不高兴。她说我不是让你看看我抹哪样的口红好看，我是让你参考一下给咱闺女的马老师送哪种口红。刘文革说人家马老师就不用口红。大胖火了。你怎么知道马老师不用口红，你和她亲过嘴了不是？没见过你这样的熊人，一说花钱就心疼。这可是给你女儿花钱。你爱花不花。大胖了解刘文革，只要说给女儿花钱，他就是钻窟窿打洞去借也不含糊。果然，刘文革二话没说，拉着大胖去了趟商

马老师好像也没打算隐瞒，直言不讳地告诉大胖和刘文革，按照北京现行的学籍管理规定，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借读，只能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。

场，买好了东西才又去学校。

马老师和刘文革夫妻俩已经很熟悉，见了面相当亲热。她看了大胖送给她的化妆品，莞尔一笑，大胖你这是羞我呢！我都快退休的老太太了，还能用这些东西。

大胖说大姐您当老师时为人师表，不用高级化妆品，等退休了得好好打扮打扮，把损失补回来。说完，她意识到“损失”两个字用得不恰当，朝马老师做了个鬼脸。

马老师就在这种亲热、友好的气氛中切入谈话的正题。你们两口子不能光忙着做生意，该是考虑京生上高中的事情的时候了。她再有两个月初中就毕业了，时间很快。

笑容可掬的大胖见刘文革只顾点头，一句话不说，有点儿急了。她说，马老师马大姐呀，我们家闺女是您带的学生，跟您亲闺女一样。咱家闺女经常在我和刘文革面前夸您，说您不像老师像妈妈。我和刘文革都商量过了，咱家闺女上哪个学校，都听您的。您说了算！她话没说完，就看见马老师皱眉头，心想，让我说准了吧，老师就是想着法儿让你家长掏腰包。不然，无亲无故她凭什么帮你家孩子？现在这世道，当官的办事收红包，医生做手术收红包，不给老师送红包你就想让孩子上好学校？门儿也没有。想着，她白了刘文革一眼。

我当不了这个家啊！马老师叹息地说。她的话让大胖和刘文革听了感觉很别扭。大胖刚要接话，刘文革给了她一个眼神，示意她不要打断马老师的话。马老师好像也没打算隐瞒，直言不讳地告诉大胖和刘文革，按照北京现行的学籍管理规定，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借读，只能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女儿刘京生不能留在北

刘文革好像刚从桑拿房出来，又仿佛喝醉了酒，眼睛红了，脸也红了，一直到脖子根都是红的，额头上的几根青筋不停地跳着，几乎要挣断了。

京继续读高中。

大胖没听完就拍了桌子。这是哪个不通人性的人定的政策？再说，我们家闺女怎么就叫外来人口？我们家闺女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，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一直都在北京读书，是北京人。怎么到了高中就不能继续读书了？

马老师说京生虽然在北京生北京长，可是她没有北京户口。没有北京户口还算是外来人口。

大胖还是没听明白马老师的话，又恳切地说，马老师，不，马大姐，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我们家长做的事尽管说，不管是给学校的公家拿赞助，还是给校长老师个人拿红包，咱都好商量。

马老师听了有点不高兴，白了她一眼，嘲讽地说，你以为你家大业大啊？就是你掏一千万两千万，也不能改变了政策。她见大胖气得脸都发青了，接着缓和了口气。说心里话，我们当教师的对这样的政策也不理解。报纸上电视里天天讲要社会公平，孩子们在教育面前都不能享受公平，在他们的心灵里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？我每年都要送几个这样的孩子，每次都难过得流泪……说着，她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，眼圈也红了。可是，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，更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能改变的。

大胖看了刘文革一眼，吓得她差点儿喊出声。刘文革好像刚从桑拿房出来，又仿佛喝醉了酒，眼睛红了，脸也红了，一直到脖子根都是红的，额头上的几根青筋不停地跳着，几乎要挣断了。这几年，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副怒容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。她赶忙把马老师的话头接过来，恳求马老师指条道。

马老师说原来打算再过些日子告诉他们夫妇和刘京生。说实话，我也在帮着京生想出路。这样的好孩子，我当然想帮她，再说我还是她老师。让她继续借读三年高中，做一些努力不是不可能。可是，她高考还必须回原籍。北京的教材和你们老家的教材不一样，教学方式不一样，在北京的优秀学生回地方参加高考，不一定就考得好。我过去带过这样的学生。有的读完高中才回去参加高考，结果落榜了。所以说，我心里也发怵，才找你们夫妻俩来商量……

我们找校长说说行不行？大胖听明白了，症结不在马老师这里。她说校长得能当这个家吧？我们家闺女上初中三年交了五万的赞助费。再说，我们家闺女给咱这学校争过荣誉。

马老师摇摇头。校长也不管户籍，解决不了这个事。这些年，每年都会遇到外来人口学籍的事，今年也不是京生一个人。全区全北京就更多，怎么也有十几万。

大胖说还是见见校长吧，听听校长怎么说。她急得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滚了几滚。马老师想了想，拨了个内线电话。放下电话后，她对大胖说，校长去区里开会了，教导主任在，答应见你们。不过，你们见了教导主任千万不要吵。再说了，你和学校领导吵塌了天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
去教导主任办公室，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。走廊的墙壁上有一排橱窗，里边张贴着学校的公告，还有各种各样获奖的学生的照片及事迹介绍。大胖一眼就看见了女儿刘京生手捧鲜花和奖杯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颁奖大会上一个记者拍的。大胖洗了四张放大的，一张给了学校，一张挂在家中的客厅里，刘文革的办公室和她在官园批发市场

的档口也分别挂了一张。刘京生的照片下边，还有几行介绍她如何如何刻苦学习的文字。大胖过去看了这张照片就忍不住笑，现在看了却一阵心酸，眼泪流了出来。女儿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，付出了多少艰辛，她这个做妈的最清楚。马老师看见了她的表情变化，难过地转过头。

教导主任是个中年女人，长得很耐看。她一见大胖就热情地握住她的手。早就听马老师介绍过你们夫妻俩精心培育女儿的事，敬佩敬佩！我们校长说过，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，每一个优秀中学生的背后肯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家长！你女儿连续三届获得外语比赛第一，为学校争了光，为你们家庭争了光，也算是对你们的回报啊。

大胖听教导主任一说，心里又有了点希望。她捋了捋头发，抻了抻衣襟，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。主任，我们孩子有今天，那都是你们学校领导和老师培养教育得好。早就有朋友给我和我老公说，让京生读高中时再选个好点的学校。我和我老公都不同意。孩子是你们学校培养出来的，就在你们学校读高中，别的学校倒贴钱咱也不去。

教导主任已经在电话中听马老师简单说了情况，现在听大胖一说，一时沉默了。不过，她脸上依然带着亲切的笑容，说话依然十分平静。大姐呀，我们何尝不想让刘京生这样优秀的学生在校继续读书呢，可是，这是个牵涉到政策的大问题，的确确实不是学校能当家的。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 500 多万，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三十，像京生这种情况的孩子很多。这样说吧，北京市也当不了这个家。希望你们能理解。

大胖又像在寒冬腊月里被一盆冷水当头而浇，从头凉到了脚后跟。

她问，就是说市长也解决不了啦？我们家闺女只有回老家一条路可走呀？大胖说着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。

这十几万个孩子就被一纸户口赶出北京，公平何在啊？刘文革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他的声音很高很响，是吼出来的。

教导主任和马老师相互看了一眼，都低下头沉默不语。

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出来，大胖忍不住，扑在刘文革怀里哭出了声。刘文革连拖带拉，好不容易把她拉到了车前，她突然跪在送他们的马老师面前，两手撑在地上，咚咚，给马老师磕了两个响头。马老师，我和京生的爸爸求求您，您就看在我们家孩子没给您丢过脸的分上，帮着我们家孩子再给校长求求情。

马老师弯腰扶起她，也抹着眼泪，只是直到大胖上了车，也没再说一句话。

你是个死人啊，一句话不说，一个屁不放？车一出校门，大胖就冲刘文革身上打了几拳。刘文革说你说了那么多有用吗？学校不当家。大胖说学校不当家谁当家，你能找国务院总理吗？接下来，她就开了骂，骂制定学籍政策的人不讲理，欺负外来人；骂户籍政策不公平，误人子弟……骂了一遍，最后归结到一句话，咱家京生怎么办？咱家京生怎么办？

车到自家楼下，她对刘文革说，你回家吧。我不敢回家见闺女，实话实说做不到，说假话骗她我也做不到。

那，那也不能永远不见她！刘文革生气地说，她问你去哪儿了，我怎么回答？大胖说你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。你就说她娘没本事，没脸见她，死了！说完，她下车扬长而去。